

藏缅语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特征分析*

范丽君

[提要] 文章根据关联标记的位置对 29 种藏缅语(含方言)的陈述选择复句进行归类分析,发现藏缅语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的位置以双标记模式“G-P, G-Q”为优势模式;在“P-G-Q”模式中,“P-G, Q”应该是较早的模式。藏缅语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多为多音节词,无同源关系,且意义多与“否定”或“假设”相关。文章认为,关联标记的组成成分越复杂,其功能越单一;关联标记从实语素组合形式向虚词方向发展;藏缅语关联标记模式的多样态势与语言的语序类型有关。

[关键词] 藏缅语 选择复句 关联标记 分析型

藏缅语^①选择复句根据语气可以分为陈述选择复句和疑问选择复句。陈述选择复句使用陈述语气,疑问选择复句使用疑问语气,都是从几项中选择其中一项。藏缅语选择复句根据语义来划分,可分为未定选择和已定选择两类。未定选择分别列出两种或两种以上情况,从中作出选择。陈述选择复句和疑问选择复句都属于未定选择。已定选择又称“优选”选择复句,从两个分句中选择一个,舍弃另一个。很多语言使用不同标记区分已定选择中的先舍后取和先取后舍关系。学界关于藏缅语选择复句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单个语言选择复句的描写方面,深入的专题探讨并不多见。戴庆厦、朱艳华(2010)从疑问句的角度对藏缅语选择疑问句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指出选择疑问范畴不同结构类型的演变关系。藏缅语陈述选择复句及其关联标记有何特点,还鲜少有人关注。本文在兼顾藏缅语各语支语言的前提下,选择 29 种藏缅语(含方言),讨论其未定选择复句中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的特征。

一 藏缅语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位置模式类型

根据关联标记在陈述选择复句中的位置,我们把藏缅语陈述选择复句分为三种模式:关联标记居首型、关联标记居中型和关联标记居尾型。为了表述方便,我们把关联标记记作 G,前一分句记作 P,后一分句记作 Q。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藏缅语并列结构的类型学研究(17BYY177)”和中国传媒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项目“藏缅语并列结构的类型比较研究(CUC24ZL05)”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东旺藏语、他留彝语、白宏哈尼语、大具纳西语语料分别由次林央珍、段秋红、李浩、和智利提供;补远基诺语材料系笔者调查所得。来自他人论著例句语料随文标注出处。表 1 中部分关联标记来源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戴庆厦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研究系列丛书”和孙宏开主编“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等丛书中的相关著作。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并致诚挚谢意!

^① 本文讨论仅涉及中国境内的藏缅语族语言,未包含印度、缅甸、尼泊尔、泰国等国的藏缅语。参考《中国的语言》(孙宏开等 2007),藏缅语族下分藏语支、彝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羌语支。

(一) 关联标记居首型

这种模式可记作“G-P, G-Q”。该模式只有一种关联标记, 分别位于两个或几个分句句首位置。例如:

(1) mən²⁴nə³³ chr³⁵ tsɿ³³, mən²⁴nə³³ khu³³ tsɿ³³, ka²⁴zao²⁵⁴ je²⁴ nə³³ tehu²⁵⁴.

或者 你 去 或者 他 去 怎样 做 可以

或者你去, 或者他去, 都可以。(东旺藏语)

例(1)中, 关联标记 mən²⁴nə³³ “或者” 可以用在主语前, 也可以用在主语后, 无论主语在前还是在后, 都表示 mən²⁴nə³³ “或者” 后面的成分才是选择项。

更多藏缅语的例子, 如:

(2) the²⁵³ja³⁵na⁵³ tshoŋ⁵⁵do⁵³ tsho²⁵³cu²⁵³ ne²³⁵, the²⁵³ja³⁵na⁵³ leŋ³⁵mø⁵⁵

(连词) 开会 开 (后加)(助动) (连词) 地 犁

ce²³⁵cu²⁵³ ne²³⁵.

去 (后加)(助动)

或者开会, 或者去犁地。(门巴语, 陆绍尊 2009:798)

(3) hūa: ʔü ha-kə-n hūa: qa ha-ka.

或者 你 (趋向) 上去 (人称 2 单) 或者 我 (趋向) 上去 (人称 1 单)

或者你上去, 或者我上去。(曲谷羌语, 黄布凡、周发成 2006:244)

(4) mɛ³¹dɛ²⁴ ni²⁴ ʃəuŋ⁵⁵, mɛ³¹dɛ²⁴ a⁵⁵ʃi⁵⁵ʃei⁵⁵.

要么 你 去 要么 我 去 缀

要么你去, 要么我去。(大羊普米语, 蒋颖 2015:481)

(5) boi³⁵xə³¹ɬa⁵⁵ tu³¹bo³¹ ka³⁵ kham⁵³ ga³⁵ juŋ⁵⁵, boi³⁵xə³¹ɬa⁵⁵ tu³¹bo⁵³ xi³⁵

或者 老虎 助 吃 附 附 或者 老虎 助

dɬm⁵³ sat⁵⁵ ga³⁵ juŋ⁵⁵.

打 杀 附 附

或者被老虎吃掉, 或者把老虎打死。(格曼语, 李大勤 2002:211)

(6) teo³¹khə⁵⁵ no⁵⁵ tsɛ⁵⁵, teo³¹khə⁵⁵ a³¹zo³¹ tsɛ⁵⁵, a³¹sv⁵⁵ zi³¹ ya³¹.

或者 你 去 或者 他 去 谁 都 可以

或者你去, 或者他去, 都可以。(白宏哈尼语)

(7) ŋa³¹ ma⁵³xə⁵³le³³ ti³⁵ji⁵³ ŋi³³ qe³³, ma⁵³xə⁵³le³³ a³³khə³³ ti³⁵sɿ³⁵ ŋi³³ tehe⁵³.

我 或者 电影 看 去 或者 家 电视 看 在

我或者去看电影, 或者在家看电视。(邦朵拉祜语, 李春风 2014:307)

(8) a³³ŋət⁵⁵ tfaŋ⁵⁵ naŋ⁵³ ji³³ tei⁵³, a³³ŋət⁵⁵ tfaŋ⁵⁵ ŋo⁵³ ji³³ tei⁵³.

不是 的话 你 去 说 不是 的话 我 去 说

要么你去说, 要么我去说。(勒期语, 戴庆厦、李洁 2007:241)

例(2) — (8) 都使用双标记, 关联标记居于前后分句的句首。

(二) 关联标记居中型

关联标记居中型可记作“P-G-Q”, 居中型只有一个关联标记 G, 且关联标记位于前后分句中间位置。例如:

- (9) n̄⁵⁵ mau³¹ sau³¹ η̄⁵⁵ a³¹ η̄⁵⁵ t̄⁵⁵, jam⁵⁵ mē³¹ mu^{35/31} tui^{31/51}.
你 书 念 不是的话 家 里 活儿 干
你要么念书, 要么在家干活。(波拉语, 戴庆厦等 2007:236)
- 例(9)波拉语的关联标记 a³¹ η̄⁵⁵ t̄⁵⁵ 和前一分句结合更紧密。
- (10) ja²⁵⁵ ko³¹ lai³¹ ka³³ ka³³ ſin³¹ n̄⁵⁵ ʒai⁵⁵ lai³¹ ka³³ ʒu³³ mā³¹ ju³³ n³¹ η̄ai³³.
现在 话 字 写 或者 书 看 想 尾
我现在是想写字或者想看书。(景颇语, 戴庆厦 2012:187)
- (11) n̄i⁵⁵ zi⁵⁵ xo³¹ t̄sə³³ t̄chi⁵⁵ zi⁵⁵, do³¹ do³³.
你 去 或者 他 去 都 可以
或者你去, 或者他去, 都可以。(他留彝语)
- (12) η̄jaŋ³³ s̄ə³³ ʒa³³ a³³ η̄⁵⁵ t̄jaŋ⁵⁵ t̄hei⁵⁵ s̄ə³³ ʒa³³.
他 老师 不是 的话 医生 助
他不是老师就是医生。(勒期语, 戴庆厦、李洁 2007:241)
- (13) t̄ju⁴⁴ ji⁴⁴ a⁴⁴ la⁴⁴, man³³ η̄a³³ n̄e⁴⁴ e⁵⁴ eau⁵⁴ li⁴⁴ a⁴⁴ la⁴⁴.
家 回 助 助 或者 学校 去 助 助
或者回家, 或者去学校。(补远基诺语)

例(10) — (13)中的关联标记居于中间位置, 可以和前一个分句一起说, 稍作停顿, 然后再说后一分句; 但也可以说完前一分句后稍作停顿, 关联标记和后一分句一起说。

(三) 关联标记居尾型

该模式可记作“P-G, Q-G”, 只有一种关联标记 G, 分别位于前后分句的句尾, 表示选择关系。例如:

- (14) m̄(u)³³ ka⁵⁵ bo³³ a⁴⁴ xo²¹, m̄(u)³³ t̄ɿ³³ bo³³ a⁴⁴ xo²¹ nu⁴⁴ ndɿ³³.
目呷 去 或者 木基 去 或者 你 做主
或者目呷去, 或者木基去, 请你做主。(彝语, 陈士林等 2009:102)
- (15) nv⁵⁵ ji³³ xa⁵⁵ kɔ³¹ ji³¹ khɔ³¹ ji³³ xa⁵⁵ kɔ³¹.
你 去 或者 他 去 或者
你去或者他去。(碧约哈尼语, 经典 2015:272)

例(14)(15)中, 关联标记与其他复句类型(如假设、因果)的关联标记一样, 都是后置的, 只不过陈述选择复句的选择关联标记是双标记, 且均后置于各分句, 前后分句具有同样的结构, 这凸显了选择复句分句间的并列关系。

二 藏缅语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特征及其来源

藏缅语诸语言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模式呈现什么特点, 这些模式之间是否相互关联, 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是否同源, 其来源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把所统计的29种藏缅语(含方言)关联标记位置模式进行了排列对比, 如表1所示:

表 1 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位置模式类型

语言(方言)	关联标记居首型 G-P, G-Q	关联标记居中型 P-G-Q	关联标记居尾型 P-G, Q-G
东旺藏语	men ²⁴ na ³³	—	—
门巴语	the ²⁵³ ja ³⁵ na ⁵³	—	—
仓洛语	thor ⁵⁵ an ⁵⁵ ni ⁵⁵ la	—	—
桃坪羌语	—	ma ³¹ 、χuo ³³ tse ⁵¹	—
松潘羌语	mun	—	—
蒲溪羌语	—	me	—
荣红羌语	—	ɲuanɪ	—
曲谷羌语	fūa/fūa: ni、tha ma-kə la	qesta	χo
史兴语	—	ni ⁵⁵	—
扎巴语	ju ³¹ mi ⁵⁵ na ³¹	—	—
大羊普米语	me ³¹ de ²⁴ /me ³¹ de ²⁴ ε ³¹ /maj ⁵⁵ de ²⁴ ε ³¹ 、mə ³¹ zε ²⁴	—	—
鱼通贵琼语	lə ³⁵ 、xue ³³ tse ⁵³	—	—
景颇语	—	fiŋ ³¹ n ⁵⁵ zai ⁵⁵ /n ⁵⁵ zai ⁵⁵ jan ³¹	—
格曼语	boi ³⁵ xa ³¹ ɪa ⁵⁵	—	—
博嘎尔语	lako	—	—
喜德彝语	—	—	a ⁴⁴ xo ²¹ 、da ³³ mo ³³
他留彝语	zau ⁵⁵ mo ³³	xo ³¹ tse ³³	—
青龙纳西语	—	nu ⁵⁵	—
大具纳西语	—	nu ⁵⁵	—
白宏哈尼语	teo ³¹ khə ⁵⁵	ma ³¹ ɲy ⁵⁵ o ⁵⁵	—
碧约哈尼语	ja ³³ pa ⁵³	—	xa ⁵⁵ ko ³¹
补远基诺语	—	maj ³³ ɲa ³³ ne ⁴⁴	—
勐朗坝拉祜语	—	ma ⁵³ xe ⁵⁴ ɛ ³³	—
元江苦聪话	zo ³⁵ ma ³³	—	—
邦朵拉祜语	ma ⁵³ xe ⁵³ ɛ ³³ /ma ⁵³ xe ⁵³ qo ³³	ma ⁵³ xe ⁵³	—
仙仁土家语	zo ³⁵ mo ³³ 、xue ³³ tse ⁵⁴	—	—
遮放载瓦语	—	a ³¹ ɲut ⁵⁵ ɲaŋ ⁵⁵ /a ³¹ ɲji ⁵¹ ɲaŋ ⁵⁵	—
勒期语	a ³³ ɲɔt ⁵⁵ ɲaŋ ⁵⁵	a ³³ ɲɔt ⁵⁵ ɲaŋ ⁵⁵	—
波拉语	a ³¹ ɲɔt ⁵⁵ ɲɔ ⁵⁵	a ³¹ ɲɔt ⁵⁵ ɲɔ ⁵⁵	—

根据表 1,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 藏缅语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的位置模式特征

1. 以双标记模式“G-P, G-Q”为优势模式

藏缅语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位置以“G-P, G-Q”为优势模式。29 种语言中, 有 18 种语言属于这种模式, 约占 60%。根据 Dik (1997:406) 联系项居中原则, 联系项的优先位置

为：①在两个被联系成分之间；②如果联系项位于某个被联系成分上，则它会在该被联系成分的边缘位置^①。此外，关联标记的位置与动宾语序类型具有和谐性。储泽祥、陶伏平（2008）认为 VO 型语言的关联标记倾向前置于小句，OV 型语言的关联标记倾向后置于小句。“G-P, G-Q”模式使用双标记，两个标记都在小句的边缘位置，但其中一个标记同时又位于两个选择项之间。该模式虽部分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但又不完全符合，因为整体而言其中一个关联标记处于边缘位置。就语序类型来说，该模式中关联标记前置于各分句，与藏缅语 OV 型语序^②不和谐。

从表 1 可知，除他留彝语和仙仁土家语等少数语言外，绝大部分藏缅语言此种模式的关联标记都使用本族语词，可见“G-P, G-Q”模式应该是藏缅语选择复句的固有模式。一般来讲，藏缅语因果复句（戴庆厦、范丽君 2010）、假设和条件复句（范丽君 2015）、目的复句（范丽君 2017）、转折复句（范丽君 2020）等多采用单标记，唯独选择复句是双关联标记占优势。这是因为选择关系实质上也是一种并列关系，藏缅语很多语言的并列标记可以在每一个并列项之后重复出现。“G-P, G-Q 模式”关联标记居于每一个选择项之前，表示两个可供选择的项目具有同等的地位；同时，其中一个标记居于两个选择项中间，能够与语序相和谐。

2. “P-G-Q”模式中，关联标记后置模式“P-G, Q”是较早的模式

从表中可以看出，29 种语言中，16 种语言有“P-G-Q”模式，关联标记或居于后一分句句首位置，或居于前一分句句尾位置，或者两者皆可。若与前一分句结合紧密，则关联标记后置于前一分句，这既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也与 OV 型语言使用后置词的语序类型相符合。此模式应该是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位置较早的模式。如丽江坝青龙纳西语表示选择的关联标记 *nu*³³ 用于前一分句句尾：

(16) *ŋv*⁵⁵ *tʃhu*³³ *ni*³³ *bu*³³ *nu*³³, *so*³¹ *ni*³³ *bu*³³.

您 今天 去 或者 明天 去

您今天去还是明天去。（纳西语，和即仁、姜竹仪 2009:749）

较早的模式与语言系统的其他成分都是比较和谐的，如例（16），关联标记后置于前一分句，在全句中居中，且与 OV 型语言语序相和谐。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形式，会出现新模式和旧模式共存的情况。载瓦语中，选择关联标记既可以居于前一分句末尾，又可以居于后一分句句首，如：

(17) *jaŋ*⁵¹ *na*⁵⁵ *ju*⁵¹ *ma*⁵⁵ *a*³¹ *ŋji*⁵¹ *tʃaŋ*⁵⁵, *jaŋ*⁵¹ *ma*³¹ *ju*⁵¹ *ma*⁵⁵ *ŋji*^{51/31} *tʃ*^{31/51} *le*⁵¹.

他的 姐姐 家 方助 不在 的话 他的 哥哥 家 方助 在 持续 非实然
他不是在他姐姐家，就是在他哥哥家。（载瓦语，朱艳华、勒排早扎 2013:343）

(18) *ŋo*⁵¹ *kuŋ*⁵⁵ *tsɔ*³¹ *za*⁵¹, *a*³¹ *ŋut*⁵⁵ *tʃaŋ*⁵⁵ *kə*³¹ *tʃoŋ*³¹ *tɔ*³¹ *za*⁵¹.

我 工作 将行 或者 话助 上学 将行

我或者工作，或者读书。（出处同例 17）

载瓦语上述两个例句说明选择关联标记 *a*³¹ *ŋji*⁵¹ *tʃaŋ*⁵⁵ 或 *a*³¹ *ŋut*⁵⁵ *tʃaŋ*⁵⁵ 位于前一分句和后一分句均可。这说明两种模式还处于相互竞争的演变中，既有与语言语序类型不和谐的后发展出的前置模式，也有与语言语序类型和谐的早期后置模式，处于演变的中间状态。

^① 转引自《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刘丹青 2003:69）。

^② 藏缅语多数是 OV 型语序，由于语言接触的影响，也有 VO 型语序的，如白语等。

也有的语言借用了汉语的选择关联标记和位置模式，如：

(19) tshie³³χda²⁴¹ da³¹ kəu⁵¹nə³¹ ma³¹, χuə³³tse⁵¹ liəu⁵⁵so³³ ti³³ da³¹kəu⁵¹.

桥 前加 去 后加 语气 或者 溜索 助 前加去

或者从桥上过，或者从溜索上过。(桃坪羌语，孙宏开 2009:396)

上例中桃坪羌语的关联标记 χuə³³tse⁵¹ 是汉语借词，该关联标记也位于后一分句句首位置，与汉语相同，是基于语言接触产生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关联标记前置于后一分句句首，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同时还保留了本族语关联标记 ma³¹，与 OV 型语言倾向于使用后置词的语序类型相和谐。这一点也可以说明“P-G-Q”模式中，关联标记居于后一分句句首模式的标记是借用而来的，“P, G-Q 模式”产生较晚，“P-G, Q”模式应该是较早的模式。

(二) 藏缅语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的特征及其来源

1. 关联标记多为多音节词

绝大多数藏缅语陈述选择关联标记是多音节形式。这些多音节标记多由几个语素构成。如曲谷羌语关联标记 fūa:ni 由两个音节构成，fūa:①可单独作陈述选择关联标记，ni 可表并列和连贯。门巴语关联标记 the²⁵³ja³⁵na⁵³ 由三个音节组成，其中 na⁵³ 有“如果、假设”的意思。仓洛语关联标记 thor⁵⁵an⁵⁵ni⁵⁵la 由四个音节组成，各语素及其意义分别为 thor⁵⁵ “一”、an⁵⁵ “做”、ni⁵⁵la “如果、也许”。在所统计的 29 种语言（方言）中，有单音节关联标记的语言有 8 种，有且只有单音节关联标记的语言有 5 种。使用双音节或多音节关联标记的语言有 24 种，其中使用三音节以上关联标记的语言有 14 种。

2. 关联标记没有同源关系

从语源关系上看，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没有同源关系，应是各自产生并发展的。但有的语支内部关联标记具有一致性，如缅语支勒期语关联标记 a³³ηət⁵⁵ʃaŋ⁵⁵、波拉语关联标记 a³¹ηət⁵⁵ʃə⁵⁵ 和载瓦语关联标记 a³¹ηut⁵⁵ʃaŋ⁵⁵ 一致性较高，不排除语言间的相互影响所致。

3. 关联标记多与“否定”或“假设”相关

虽然藏缅语各语言的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形式意义来源不一，也没有同源关系，但有相当多语言的关联标记与“否定”和“假设”有关。东旺藏语关联标记 men²⁴nə³³ 表示“不是的话”；曲谷羌语关联标记 tha ma-kə la 有“要不然”之义，也可以用在假设复句当中。大羊普米语的选择关联标记 maŋ⁵⁵de²⁴e³¹ 义为“不是的话”。格曼语选择关联标记和假设关联标记同形，都是 boi³⁵xə³¹ɬə⁵⁵。博嘎尔语关联标记 lako 有“也许”义，表假设。景颇语关联标记 ʃiŋ³¹n⁵⁵zai⁵⁵ 由 ʃiŋ³¹ “那样”、n⁵⁵ “不”和 zai⁵⁵ “是”三个词词汇化而成。白宏哈尼语关联标记 ma³¹ηv⁵⁵o⁵⁵ 义为“不是的话”。碧约哈尼语关联标记为 ja³³pa⁵³ “要么”，其中语素 pa⁵³ 可以表示假设。补远基诺语 maŋ³³ηa³³ne⁴⁴ 义为“不是 + 假设”。邦朵拉祜语的 ma⁵³xə⁵³le³³/ma⁵³xə⁵³qo³³ 是“不是 + 连词”的意思。勒期语的选择关联标记为 a³³ηət⁵⁵ʃaŋ⁵⁵，a³³ηət⁵⁵ 义为“不是”，ʃaŋ⁵⁵ 义为“的话”（假设复句关联标记），整个关联标记的意义为“不是的话”；波拉语的 a³¹ηət⁵⁵ʃə⁵⁵ 义为“不是的话”；载瓦语的 a³¹ηut⁵⁵ʃaŋ⁵⁵ “或者”，其本义为“不是的话”。在所统计的 29 种语言（方言）中，有 16 种语言和方言的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与否定或假设有关，约 55% 的语言采用了表“否定”或“假设”的成分构成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具有一定的倾向性。

① 单音节关联标记 fūa: 本身来源于判断动词 fū 加表疑问语气的后缀 -a。

藏缅语多数语言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的语义与“否定”“假设”有关，其动因可能是这些语言选择复句关联标记表面上看含有表示否定的语素，如景颇语的关联标记 $\text{ŋi}^{31}\text{n}^{55}\text{zai}^{55}$ 由 ŋi^{31} “那样”、 n^{55} “不”和 zai^{55} “是”组成，但其本质还是一种假定。否定一种情况，可能会肯定另一种情况，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选择。选择复句中，否定一个分句的情况，意味着肯定另一分句的情况。选择是对未知的情况进行挑选，未知意味着“假设”。古代汉语“或者”有副词的用法，表示对事物或事情的推测、估量，可译作“或许、也许、恐怕”，一般作状语，用于谓语前，先秦时已有此用法，如“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左传·僖公十九年》），之后才发展出了连词表选择的用法。选择复句关联标记“或者”由表推测的副词演变而来，其理据是“或者”的推测义表示一种可能的存在，内在意义上有选择意义的倾向，尤其是在两个“或者”连用时，推测两种情况也意味着两种选择，选择的意味更为凸显。汉语中还有“不是……而是……”的选择关联标记，其本质也都是表假设关系。藏缅语和汉语选择关联标记源于假设意义这一点上表现一致，但不同的是，藏缅语并不严格区分二选一还是多选一的语义关系，倾向于使用同一种关联标记。

三 藏缅语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的特点

戴庆厦（2020）认为“使用‘分析型眼光’有助于发现汉藏语的特点和规律，有助于发现和解释汉藏语的语言演变规律”；提倡进行汉藏语研究时，要用分析型的眼光，并指出汉藏语的分析型特点包括单音节性、复合词丰富、缺少形态、语序比较固定、虚词丰富、韵律丰富、词的义项发达、词语兼类等特点。我们试依据“分析型眼光”从语言的分析型特点视角探索藏缅语选择复句关联标记的特点。

（一）关联标记组成成分越复杂功能越单一

在考察藏缅语选择关联标记的过程中发现，藏缅语各语言选择关联标记绝大多数都是多语素组成的词，表达功能单一，不具有多功能性。那些单音节语素词则兼具其他功能，如青龙纳西语的 nu^{55} 是选择标记，也兼作从由、补语标记；荣红羌语选择标记 ŋuani 兼表疑问；史兴语的选择关联标记 ni^{55} 同时兼表并列、从由等关系。史兴语 ni^{55} 的用例，如：

1. 表选择

(20) $\beta\epsilon^{31}\ \zeta\text{o}^{31}\ \text{d}\text{z}\epsilon^{35}\ \underline{\text{ni}}^{55}\ \gamma\text{o}^{55}\ \zeta\text{o}^{31}\ \text{d}\text{z}\epsilon^{31}\ \text{l}\epsilon^{55}\ \text{g}\tilde{\text{o}}^{55}$.

牛 肉 吃 或 鱼 肉 吃 可 以

吃牛肉或者吃鱼肉都可以。（史兴语，孙宏开等 2014:172）

2. 表并列

(21) $\text{thi}^{55}\ \text{t}\tilde{\text{o}}^{55}\ \text{t}\tilde{\text{o}}^{55}\ \text{z}\tilde{\text{a}}^{35}\ \underline{\text{ni}}^{31}, \text{l}\epsilon^{33}\ \text{w}\text{u}^{55}\ \text{w}\text{u}^{55}\ \text{b}\epsilon^{33}\ \text{j}\text{i}^{55}$.

他 说 结 果 和 前 加 手 势 做 后 加

他一边说一边打手势。（史兴语，孙宏开等 2014:172）

3. 表从由

(22) $\alpha^{33}\ \text{l}\text{a}^{55}\ \underline{\text{ni}}^{55}\ \text{t}\text{chi}^{33}\ \text{t}\text{ŋhe}^{55}\ \text{t}\text{ŋe}^{35}\ \text{i}^{33}\ \text{k}\tilde{\text{u}}^{55}\ \text{l}\text{i}^{55}\ \text{i}\text{a}^{55}\ \text{f}\tilde{\text{u}}^{33}\ \text{w}\tilde{\text{e}}^{33}\ \text{j}\text{i}^{55}$.

这 儿 助 汽 车 站 一 公 里 路 程 是 后 加

从这儿到汽车站是一公里路程。（史兴语，孙宏开等 2014:145）

很多藏缅语族语言的选择复句关联标记是多语素词，表示的功能单一，如景颇语：

(23) $\text{ʃi}^{33} \text{kat}^{55} \text{sa}^{33} \text{ai}^{33} \text{n}^{55} \text{zai}^{55} \text{jan}^{31}, \text{n}^{55} \text{ta}^{51} \text{wa}^{31} \text{ai}^{33} \text{zai}^{55} \text{na}^{33} \text{ze}^{51}$.

他 街 去 的 不是的话 家 回 的 是 要是

他不是上街，就是回家。(景颇语，戴庆厦 2012:405)

关联标记 $\text{n}^{55} \text{zai}^{55} \text{jan}^{31}$ 包含了三个语素，在景颇语中只作选择复句关联标记，功能单一。

观察以上例句，我们可以看出标记所能兼表的功能与其所包含音节和语素的数量成反比：音节和语素数量越多，标记所能兼表的功能越少；音节和语素数量越少，标记所兼有的功能则可能越多。究其原因，应与语言临摹性相关。功能主义认为临摹性是指“语言结构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所经验的世界结构”（严辰松 1997）。因此，词的构成音节和语素越多，所附带的语义信息就越多，所表达的语义范围就更为专门和明确，因而所表达的功能就越单一，能够兼表的功能就越少。而很多单音节语素连接词能够兼表其他功能，多功能性概率更大。

(二) 关联标记从实语素组合形式向虚词方向发展

有些藏缅语未发展出显性的选择复句关联标记，使用“肯定 + 否定”的句式表达。例如：

(24) $\text{ʎo}^{55} \text{xii}^{35} \text{a}^{31} \text{sv}^{31} \text{ny}^{31} \text{tchv}^{53} \text{a}^{31}, \text{ba}^{31} \text{a}^{31} \text{u}^{35} \text{ku}^{31} \text{mai}^{55} \text{tchv}^{53}$.

他 红 助 需要 白 那 个 不 需要

他要红的，不要白的。(怒苏语，孙宏开、刘璐 2009:848)

怒苏语在前后分句中分别使用动词的肯定和否定形式表示选择关系，如上例中前一分句的肯定形式 tchv^{53} “需要”，后一分句的否定形式 $\text{mai}^{55} \text{tchv}^{53}$ “不需要”。

一般而言，如果没有专门的显性选择关联标记的话，多数语言都会采用前后分句“肯定 + 否定”的方式表示选择关系，也会借用其他语言的关联标记。如表 1 所示，藏缅语多数语言发展出了专表选择关系的标记。总体来说，藏缅语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并不十分发达，多数语言只有一个或两个关联标记。

从藏缅语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的组成来看，多数语言的关联标记由多个语素组成，有的处于从实语素组合形式向固定虚词形式发展的阶段，如载瓦语的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 $\text{a}^{31} \text{ɲut}^{55} \text{ʃan}^{55}$ 的意思为“不是的话”，其中 ɲut^{55} “是”可以换作其他动词，如 $\text{a}^{31} \text{ɲji}^{51} \text{ʃan}^{55}$ “不在的话”中的 ɲji^{51} ，构成新的标记。可见载瓦语的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并未完全定型。

语言中关联标记如果不再是实语素组合形式和词缀形式，而是有了专门的虚词表达形式，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认为这些语言的分析型特点进一步突出。

(三) 关联标记模式的多样态势与语言的语序类型有关

藏缅语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位置模式呈多样态势，有“G-P, G-Q”“P-G-Q”“P-G, Q-G”三种模式，其中“P-G-Q”模式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化为“P-G, Q”和“P, G-Q”。“P-G, Q-G”模式凸显了藏缅语关联标记后置和双标记的特点。藏缅语选择复句关联标记位置模式多样与藏缅语后置词语言类型有关，部分藏缅语选择复句关联标记居于前一分句或是居于后一分句还处于演变过程中，故呈现出多样的态势。

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位置模式与语言的语序类型有关，还可以从现代汉语得到佐证。现代汉语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的位置模式主要有两种^①，即关联标记成套居于两个或多个分句开头的“G-P, G-Q”型和关联标记位于后一分句开头的“P, G-Q”型。例如：

^① 尹蔚（2010）提出汉语选择关系标记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单联，一种是双联，并认为单联模式又可分为右向关联和左向关联。本文也同意选择复句关联标记有两种基本模式，但认为尹蔚所说的右向关联极不常见且存在争议。

(25) 或者你同意, 或者你反对, 总得表示个态度。(吕叔湘 1999:283)

(26) 最好咱们两个一起去, 要么你一个人去也行。(吕叔湘 1999:594)

现代汉语分析型特点强, 语序类型为 SVO, 使用前置词, 其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符合其语序类型特点, 关联标记的位置模式比较固定, 较之于藏缅语更为简单。

结 语

藏缅语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关联标记居首型“G-P, G-Q”、关联标记居中型“P-G-Q”和关联标记居尾型“P-G, Q-G”。在这些模式中, 双标记模式“G-P, G-Q”是优势模式。相对于其他复句, 选择复句关联标记的优势模式为双关联标记模式是因为选择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并列关系; 选择复句关联标记居于每一个选择项之前, 表示两个可供选择的项目具有同等的地位。多数藏缅语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与“否定”或“假设”相关。纵观陈述选择复句关联标记, 其组成成分越复杂, 功能越单一, 这与语言临摹性相关。关联标记从实语素组合形式向虚词方向发展, 分析性渐强。藏缅语选择复句关联标记位置模式多样与其后置词语言类型有关。

参考文献

- 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 2009.《彝语简志》, 曲木铁西、胡素华修订, 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委会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卷贰)》第1-168页,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储泽祥、陶伏平. 2008.《汉语因果复句的关联标记模式与“联系项居中原则”》,《中国语文》第5期。
- 戴庆厦. 2012.《景颇语参考语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戴庆厦. 2020.《论分析型语言研究法的构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
- 戴庆厦、范丽君. 2010.《藏缅语因果复句关联标记研究——兼与汉语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
- 戴庆厦、蒋颖、孔志恩. 2007.《波拉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戴庆厦、李洁. 2007.《勒期语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戴庆厦、朱艳华. 2010.《藏缅语选择疑问范畴句法结构的演变链》,《汉语学报》第2期。
- 范丽君. 2015.《联系项居中原则在藏缅语假设复句中的分布》,《民族语文》第3期。
- 范丽君. 2017.《藏缅语目的复句特征分析——兼与汉语比较》,《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 范丽君. 2020.《藏缅语转折复句关联标记的类型学特征——兼与汉语比较》,《民族语文》第2期。
- 和即仁、姜竹仪. 2009.《纳西语简志》, 和即仁、姜竹仪修订, 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委会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卷贰)》第689-784页,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黄布凡、周发成. 2006.《羌语研究》,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黄成龙. 2007.《蒲溪羌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黄成龙、王保锋、毛明军、张曦. 2019.《四川松潘羌语》,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蒋颖. 2015.《大羊普米语参考语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经典. 2015.《墨江碧约哈尼语参考语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春风. 2014.《邦朵拉祜语参考语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大勤. 2002.《格曼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刘丹青. 2003.《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陆绍尊. 2009.《门巴语简志》，陆绍尊修订，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委会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卷壹）》第 737-838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 吕叔湘. 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孙宏开. 2009.《羌语简志》，孙宏开、刘光坤修订，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委会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卷壹）》第 295-424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 2007.《中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 孙宏开、刘璐. 2009.《怒族怒苏语简志》，孙宏开修订，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委会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卷贰）》第 785-894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 孙宏开、徐丹、刘光坤、鲁绒多丁. 2014.《史兴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严辰松. 1997.《语言临摹性概说》，《当代语言学》第 3 期。
- 尹蔚. 2010.《选择关系标记关联模式探究》，《汉语学报》第 1 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 1999.《古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艳华、勒排早扎. 2013.《遮放载瓦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LaPolla, Randy J. with Chenglong Huang. 2003. *A Grammar of Qiang: With Annotated Texts and Glossary*.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Dik, Simon C. 1997.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Grammar. Part 1: The Structure of the Clause*. (2nd, rev. ed.). Kees Hengeveld (ed.).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Features of Syntactic Markers in Declarative Disjunctive Sentences of Tibeto-Burman Languages

FAN Lijun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classify and analyze the declarative disjunctive sentences in twenty-nine Tibetan-Burman languages and dialects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s of the syntactic markers. The doubly-marked type “G-P, G-Q” of disjunctive sentences, wherein *G* represents the disjunctive marker, *P* represents the preceding clause and *Q* represents the following clause, is the dominant pattern of the positions of disjunctive markers. When it comes to the singly-marked type “P-G-Q”, the subtype “P-G, Q” is earlier in existence than “P, G-Q”. The markers of disjunctive sentence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re mostly polysyllabic words and non-cognates, which are related to semantic negation or hypothesis. The more complex the disjunctive markers are in composition, the less multifunctional they are. The disjunctive markers develop from compound forms of content morphemes into function words. The diversity of the positioning patterns of disjunctive markers is related to the word order typology of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Keywords] Tibeto-Burman disjunctive sentence disjunctive marker analytical feature

(通信地址: 100024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